

文藝叢書
周駿章編着

歐美抗戰故事

正中書局印行

序言

說也奇怪，每逢戰爭爆發烽鼓相望的時候，文學不但不被摧毀，反而因戰事推進，一鳴驚人，比較平時更加燦爛。春秋戰國的學術，建安正始的詩歌，開元天寶出征邊塞之作，南宋慷慨激昂的詞，都表示民族精神於烽火中尤煥發。方之歐美，亦復如是。反之，民族將亡，文學也就一蹶不振；哀莫大於心死，文學的消沉無異於顯示民族亦將壽終了。所以歌德說，「文學的衰落表示民族的衰落；二者在向下淪亡的途中卻是聯袂同行的。」

中國最近的抗戰正是民族復興的先聲。在這個時代文學隨之進步，是可以預期的。作黑奴籲天錄的美國女小說家斯陀夫人曾謂：「一個民族的文學必須從民族性的意識裏出發，而沒有自尊心便沒有民族性，沒有自由也就沒有自尊心。」

自抗戰以來，國民都儘量爲抗戰出錢出力，文人也應該竭其綿薄，一盡天職。因此，我便從歐美抗戰的故事裏挑選十六篇饒有趣味者，編爲此書。其中不乏名著，有幾篇竟和我們的抗戰頗多相似之處。

這十六篇故事有三篇是我自己寫的：馬拉松賽跑之起源，迦太基與羅馬的戰爭，本克山之戰及其影響。因為我的手邊沒有篇幅相當的原作，以資翻譯，其餘各篇都是翻譯出來

的。在每篇譯文之前，我寫了幾段文字，用夾註號括住，註明來源，並略述史實和作者的生平。譯文中由我插入的註解，也用夾註號表示。

中國的抗戰是自衛戰，無論從那一方面說，都合於正義。孟德斯鳩說得好：「國家的生命和人的生命是一樣的；後者爲自衛計既有殺人之權，則前者爲求生存計亦有作戰之權。」我從歐美歷史中抉擇的故事大多是光明正大的，可爲吾人借鏡，這是編譯此書的另一動機。

廿九年一月十五日寫於白沙。

馬拉松賽跑之起源

目次

歐美抗戰故事集

提燈之女——奈丁格爾	……	一〇九
列日的保衛戰	……	一六六

馬拉松賽跑之起源

波斯國王達理斯一世(Darius I)實力雄厚，夙有野心。他的領土包括亞洲西部和埃及。亞洲海岸上有幾個希臘小城，於紀元前五百年反抗達理斯的專制。雅典和耶利多里(Eretria)都出兵援助。但因強弱懸殊，在四九四年終被波斯軍擊敗。達理斯餘怒在心，決定以武力懲罰雅典和耶利多里，將希臘奪爲己有。於是在紀元前四九二年，波斯大將馬都尼(Mardonius)率兵出征希臘，征服色累斯(Thrace)；可是，天公不作美，波斯艦隊遇着暴風雨，損失甚鉅，只好退回波斯。

達理斯王重整旗鼓，又派得提斯(Datis)和阿塔斐尼(Artaphernes)遠征希臘；此次勢如破竹，攻陷耶利多里，沒有逃出的耶利多里人都被殺死，或被俘爲奴隸。波斯軍又向雅典進攻，一直打到馬拉松(Marathon)。

馬拉松是一片平原(其旁有一鄉村，亦名馬拉松)，位於阿提卡(Attica)海岸的東北，距雅典只有廿二英里。當時雅典的軍隊屢戰屢敗，退至馬拉松，眼看雅典就要淪陷了。希臘人的驚慌，不言而喻。

原來在波斯軍隊侵入希臘之先，雅典人自知勢力薄弱，曾經斯巴達人求救。他們派一位最善於奔跑的人，名曰菲狄彼底斯（*Phidippides*），到斯巴達去報信，說波斯軍已大舉進犯，並且要求斯巴達速派救兵。雅典與斯巴達相離一百五十英里，菲狄彼底斯只用兩天的功夫就跑到了。但斯巴達人，因為宗教上的緣故，不能即刻出兵，必須等到皓月當空，纔肯遣派援軍。失望的菲狄彼底斯，在歸程中，卻不如來時那樣高興。然而他在途中夢見希臘的一個神仙潘恩（*Pan*），對他說雅典軍一定能轉敗為勝，並且勸他鼓起餘勇，不必灰心。

雅典人於絕望中，爲了自己的身家，尤其爲了自己的祖國，不得不拚命搏戰，作困獸之鬥。九月十二日大戰爆發。希臘的軍隊只有雅典人九千名和助戰的普拉提阿人（*Platæans*）一千名，由卡利馬喜斯（*Callimachus*）和米太雅第（*Miltiades*）統率；主要的軍事行動是由米太雅第指揮的。波斯的軍隊比希臘多五六倍；他們的主帥得提斯和阿塔斐尼都是能征慣討的驍將。但驍兵敵不過死裏求生的勇士；馬拉松一役，波斯軍大敗，希臘軍卻獲勝了。多數波斯兵逃回船上；死在沙場上的還不下六千人。希臘人呢，只死了一百九十二名。

次日，斯巴達的軍隊趕到，但潰不成軍的波斯軍已乘船乘船歸國。邁里斯還想作第三次遠征，秣馬厲兵，其武力更勝於前；不過計畫尚未出現，他就在紀元前四八五年齋志而

沒了。

話說回來，當馬拉松勝負未決之前，有許多雅典人集合在市場上，懷着鬼胎，都以爲凶多吉少，雅典有朝不保夕的危險。壯丁當兵去了；雅典婦孺中想念其孫，父念其子，妻念其夫，兒念其父。有些懷抱嬰兒的少婦，兩眼含淚，暗中禱告神祇，默佑被壓迫的希臘。可惜當時沒有電話或電報；馬拉松的戰況究竟如何，雅典人只能聽巴巴的等候來使。

菲狄彼底斯本來是一個小兵，後來被派往斯巴達傳遞消息，纔免去兵役。他親眼看見馬拉松戰爭的結局和波斯軍的逃遁。他很想將這個好消息，報告給那些望眼欲穿的雅典人。他沒有受到任何人的暗示，便自動向雅典狂奔，一口氣跑了廿二英里，最後跑到雅典的市場，只說了一句「雅典得勝、波斯敗退」的話，就死在衆人的臂灣裏了。菲狄彼底斯爲報喜訊而犧牲，雅典的男女老幼卻在歎息聲中釋去重負。換言之，菲狄彼底斯死了，雅典人卻笑了。

爲了紀念菲狄彼底斯起見，近代世界運動大會自一八九六年成立後，就添設馬拉松賽跑 (Marathon Race) 一項，其途程爲廿六哩三八五碼，約合公里卅二里一九三公尺，華里六十四里五十七丈九尺。一八九六年世運在雅典舉行，馬拉松賽跑的錦標歸希臘人路易 (S. Louis) 獲得；一九〇〇年，在巴黎，歸法人西圖 (M. Theato)；一九〇四年，在美國聖路易，歸美人希克斯 (Hicks)；一九〇八年，在倫敦，歸美人黑斯 (J. J. Hayes)；一九

一二年，在瑞典斯托克霍姆，歸南非人馬克亞肅（K. K. McArthur）；一九一六年之世界運動會因戰事停止；一九二〇年，在比利時安脫浮布，歸芬蘭人科勉曼寧（H. K. Hlemani），一九二八年，在荷蘭阿姆斯特丹，歸法屬阿爾基利阿人（Algérien）奧費（El Ouafi）。一九三二年，在洛山磯，歸阿根廷人薩拉（Sabara）。第十一屆世界運動會於一九三六年八月在柏林舉行，馬拉松賽跑第一名爲日人孫基楨，成績二時廿九分十九秒二，打破以前的紀錄。

在文學上，馬拉松的故事也曾播爲美談。英國詩人勃朗寧（Browning）作戲劇的牧歌（Dramatic Idylls），有一篇取材於此。拜倫在長篇諷刺詩瓊安先生（Don Juan）裏，有幾行談到馬拉松：

「羣山俯窺馬拉松，

馬拉松遙望大海；

在兒，獨自沉思了一小時，

我夢想希臘還可以自由自在，

因爲在波斯人墳墓的上面站立，

我不能想像我自己是一個奴隸。」

三百個斯巴達人

【達里斯的兒子薛西斯 (Xerxes) 要完成父王的遺志，於紀元前四八〇年親征希臘。據希臘歷史家黑羅多塔斯 (Herodotus) 說，波斯有陸軍一、七〇〇、〇〇〇人，戰船二千二百艘，其他船舶三千艘。

斯巴達國王梁尼達斯 (Leonidas) 率八千人把守熱門峽 (Thermopylae，峽旁有溫泉，故名熱門，爲希臘由北至南的唯一孔道)，其中三百名是斯巴達人。這三百個斯巴達人，和其他二千餘希臘人在峽口殉難，造成世界上所謂第一次殲滅戰，然而光榮卻由被殲滅者保持着。

波斯軍過峽後，攻陷雅典，但雅典海軍奮力抗戰，於九月廿日大敗波軍。薛西斯目覩波軍慘敗，甚爲恚怒。他自己先回國，命部將馬都尼帶三十萬大兵，留在希臘繼續作戰。紀元前四七九年，斯巴達人保塞尼阿斯 (Pausanias) 督率希臘軍，雅典人阿利斯泰提 (Aristides) 督率他私自招募的雅典軍，同時在普拉提阿 (Plataea) 擊敗波軍；同日，希臘海軍在密卡利 (Mycale) 戰勝波斯艦隊。從此以後，波斯失去侵犯的能力，希臘反而屢次進擾波斯了。

英國十九世紀女小說家楊格 (Charlotte Mary Yonge) 寫過一百多部小說，其傑作爲累

德克利夫之紅衣騎士 (The Heir of Redclyffe) 她又重述許多歷史故事，編爲一書，題名寶貴事業集 (Book of Golden Deeds)，本篇即採自此書。】

幾千年以前，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是波斯：當時統治波斯的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國王，名曰薛西斯。他老早就想征服希臘，將希臘收入他那已經廣大的版圖之內；爲了這個目的，他從他的領土各處招兵買馬，湊成一個很大的軍隊。大軍裏包含許多民族不同的人：米太人 (Medes)，波斯人，頭髮卷曲如羊毛的黑人，皮膚粗黝的印度人；合在一起，幾乎有二百萬戰士，各人帶着各人特殊的武器。

從遠古以來，這支軍隊的人數要算最多了。波斯王薛西斯滿腹驕傲，他自信他能夠很容易戰勝希臘的軍隊；大概希臘所能招集的兵士，不過區區幾千人罷了。但希臘的兵士都是自由人，爲自由而奮鬥，爲他們的家庭而抗戰；相形之下，波斯的兵士卻大多數是被強迫離開家鄉，去替一個東方的暴君打仗的。

薛西斯費了四年的時間，準備斷殺。他命令部下用小船搭起一座浮橋，橫過赫勒斯滂海峽 [Hellespont]，位於歐洲與亞洲土耳其之間，長四十哩，今名達達尼爾海峽 Dardanelles；可是驚濤巨浪把它沖爲碎片。他又用大船，造成一條更加強大的橋梁。他的人馬一起向歐洲進發。經過七天七夜的功夫，他的最前軍隊纔走過這橋樑；人數之多，可以想

見。

現在，由東北海岸往希臘去，只有一條路；這條路必須穿過峯巒重疊之間的一個狹隘山口，名爲熱門峽。峽長約五里，可是兩端很窄小。在這個山峽之內，離入口不遠，有一道古牆，是很久以前建築的。希臘人決定靠着牆作一次抵抗，阻止敵人前進。因此，他們派四千人，由梁尼達斯統率，去把守山口。

梁尼達斯是希臘最南部斯巴達的國王；他親自率領三百個精選的兵士，每一個人準備爲國家作戰而死。不過有兩個斯巴達人，攸利塔斯（Eurytus）和阿利斯托提馬（Aristodemus），患眼病，雙目幾乎失明；他們不得不離開陣地，到熱門峽南口旁邊的一個小鎮阿本紐斯（Alpenus）去休養。這支小小的軍隊，有一部分是從底比斯（Thebes），塞斯比亞（Thespiea）和希臘其他小國招來的。

薛西斯帶着大軍走到熱門峽；他猜想希臘人看見他來勢洶洶一定就要嚇得逃跑的。他先派一個騎兵去查看他們的動靜。斯巴達人喜歡蓄長髮，往往把頭髮刷光，分開得整整齊齊。這位騎兵往山口裏窺視，看見他們躲在牆後，有些人正在安安靜靜，梳他們的頭髮，有些人正在練習武藝。

和薛西斯所在一塊兒的，有一位斯巴達退位的國王得麻累塔斯（Demaratus）；他曾經逃到薛西斯的宮廷中避難。當那位騎兵回來向波斯人報告時，薛西斯就問道：這樣很少數的

人真能抵抗大軍嗎？得麻累塔斯答道：「他們必然要抵抗的，因為我的同鄉們有一種風俗：他們在作戰之前，每每先梳理頭髮。」

但是國王不信此語；他靜候四日，希望希臘人走出山口，前來投降。最後，既然他們沒有一點投降的表示，他就吩咐一支軍隊去捉拿他，並且將他們加上桎梏，帶到他的身旁。可是斯巴達人站在狹隘的山口，奮力抵抗，揮動他們的長槍，不但把波斯人趕回，而且斬獲甚鉅。

當時薛西斯坐在高大的寶座上，目觀戰況，他便命令他的衛隊向前衝鋒。不過他們在猛勇的斯巴達人之前，也不禁讓步。這一仗打了整整一天，波斯的精銳部隊死傷慘重，以致波斯王忿怒填膺，從寶座走下來，很失望的回營去了。

然而在羣山之上，有一條窄路，只有幾個希臘人知道。梁尼達斯聽人說到這條羊腸小徑，就派一部分軍隊，紮在幾個小山口扼守。有一個叛逆的希臘人，洩露秘密，把這個路線告訴薛西斯。薛西斯立刻打發他的衛隊長西達恩斯（Hydarnes），跟着這個希臘「漢奸」向前走，繞到熱門峽的南口，將希臘人圍困在內。

這些波斯人在昏夜出發。力求靜悄無聲；但在那天夜裏，萬籟俱寂，他們的腳踏着小路上枯死的樹葉，驚動了在那裏守望的希臘人。西達恩斯停止前進，因為他恐怕那些人是斯巴達人；但是漢奸埃發提斯（Ephialtes）確說他們不是斯巴達人，他纔敢衝過他們，安

然無事，走到那座大山的南邊。

黎明之時，山上的哨兵報告梁尼達斯，說那條秘密的小路已被敵人發現了。固然，在那個時候，還有充分的時間撤兵，但是沒有一個真正的斯巴達人想到退卻；於是他和他的三百同伴，決心固守陣地，對於侵犯本國的敵人抵抗到底。

這一天早晨，薛西斯又命令他的軍隊向山口進攻。現在，梁尼達斯知道必死無疑，他就改守為攻，對着波斯兵猛衝，反而把那些進攻的敵人擊退了。許多波斯兵擠在一堆，被人在腳下踐踏；然而又有更多的波斯兵，受長官們的鞭策所驅，前來搗戰。勇敢的梁尼達斯被殺死了，有一場拚命的格鬥在他的身上舉行；三百人之中，保留生命的只有很少數的幾個人。這幾個人的槍斷了，刀鈍了；可是他們依然奮不顧身，好像他們覺得勝利是很有把握的。

忽然，希臘人看見西達恩斯帶着國王的衛隊，從他們的背後走進山口。這些斯巴達人退到牆後，在一個很小的山丘上集合；不久，他們就被敵人層層包圍，標槍、箭矢、和石頭，紛紛擲來，急如驟雨，所有的希臘人被殺光了。

同時，攸利塔斯和阿利斯托提馬，臥病在阿本紐斯鎮，聽說波斯人將要攻入山口，又聽說梁尼達斯和他的壯士們將要被敵人包圍。攸利塔斯叫人拿他的兵器；他緊握着盾牌和長槍，囑咐他的僕人領着他去打仗。僕人遵命作嚮導，這位半盲的英雄衝向波斯人，就死

在他們的標槍之下。

阿利斯托提馬以爲入山送死，何濟於事；因此，他便帶着這次戰爭的消息，遍歸斯巴達。但是他的同胞們都說他不忠於職守，背棄他的領袖。沒有一個人願意和他談話。他過着伶仃孤苦的生活，一直活到第二年；在那一年，希臘人又和波斯人接戰於普拉提阿。爲了恢復同胞們對於他的尊重心起見，這位不幸者抖擻精神，拚命和敵人鏖戰，並且在驍勇殺敵著有成效以後，他終於被敵人殺死了。在這次戰爭之後，斯巴達人宣稱阿利斯托提馬的勇敢「超過」一切其他的人；不過他們相信他是鋌而走險，並非天生本色，他們不給他任何榮譽，雖然他們不再稱之爲「懦夫」了。

迦太基與羅馬的戰爭

羅馬史中有所謂普尼克戰爭（或譯爲布匿戰爭 Punic Wars，「普尼克」原意卽「迦太基」），是指迦太基與羅馬的三期大戰。迦太基和羅馬都想征服西西里，霸占地中海。紀元前二六四年（或謂二六五年），有一羣意大利的兵士在墨塞那（Messana）備受凌辱，他們同時求救於迦太基和羅馬。迦太基的軍隊先到，就占據墨塞那，來得晚的羅馬軍隊與之發生衝突，掀起長期的戰爭，互有勝負。經過廿五年，在紀元前二四一年五月十日，迦太基的艦隊大半被擊沉，或被擄獲，迦太基纔與羅馬媾和。結果，迦太基將西西里和里巴

迦太基 (Carthage) 與羅馬，並陸軍款，約合美金八十萬鎊。——這是第一場迦太基之戰。

迦太基的海軍失勢，不僅喪失地中海的霸權，而且迦太基的海防空虛，邊境上就時常受侵害。得勝的羅馬人一點也不寬容；他們壓迫迦太基人，無所不用其極，使迦太基非報仇雪恨不可。

迦太基的大將哈密爾卡 (Hannibal Barca) 就抱着復仇的決心。他痛恨羅馬，以為世界雖大，絕不能同時容納迦太基和羅馬。他暗中在西班牙擴充勢力，征服西班牙的各種民族，吸收西班牙的人力物力，儼然建立西班牙帝國（紀元前二三六年——二二八年），作迦太基之屏障，以補償西西里的損失。他還計畫在西班牙取得陸軍根據地，可以由西班牙取道進攻羅馬。

這位苦心積慮的哈密爾卡，最大的成就是訓練他的兒子漢尼拔 (Hannibal)。他將痛恨羅馬的種子，種入幼年時的漢尼拔；據說他曾命令漢尼拔在九歲時發誓：以畢生之力，從事於徹底毀滅羅馬的工作，不達此目的，誓不甘休。不久，哈密爾卡便攜子赴西班牙，征服許多民族，漢尼拔初試身手，就嶄然露頭角。他最初在父親的麾下作戰；自紀元前二二八年哈密爾卡陣亡後，他受姊夫哈斯朱巴爾 (Hasdrubal) 節制。一一一一年，哈斯朱巴爾被暗殺。從此時起，迦太基的軍隊一致擁戴漢尼拔為總司令。

漢尼拔又以二年的功夫，完全克服西班牙。二一九年，漢尼拔攻打西班牙的一個大鎮薩貢托（Saguntum）。薩貢托曾與羅馬連盟，而且有第一期迦羅戰爭的媾和條約爲保障，迦太基不得任意侵犯。因此，羅馬提出嚴重抗議。但迦太基政府贊成漢尼拔的行動，並且對羅馬宣戰。第二期迦羅之戰，於焉開始。

漢尼拔知道羅馬之強盛，大部分靠藩屬支撐；如果僅僅在外圍攻打，實際上於羅馬損失甚微。最妙的方法是先取得西班牙，無後顧之憂，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直搗意大利，並且散布羅馬與其聯盟各屬地分裂的謠言，使羅馬孤立，首尾不能兼顧。由西班牙至意大利，山河修阻，交通極不方便。但漢尼拔悍然不顧，領兵橫越庇里尼斯山（Pyrenees），搶渡倫河（Rhone），又走過阿爾卑斯山（Alps），閱六月，於紀元前二一八年秋季抵波河（Po）平原。一路上躲過羅馬的軍隊，抵禦留難的土著；當漢尼拔將凍餒交迫的軍隊帶至意大利北部時，他只賸二萬步兵和六千騎兵，大概喪失了一萬人與無數的牲口和象。

有意大利的高盧人歡迎他，他即刻奪得一根據地。二一七年春季，他在垂比亞（Trebia）擊破羅馬派來的軍隊。他又向南推進，穿過亞平寧山（Apennines）而至低濕之地。他的部隊患病者甚多，他自己也因患病，一隻眼睛永久失明。羅馬執政官弗雷明紐斯（Felminius）率兵阻擋。漢尼拔卻施展韜略，繞過弗雷明紐斯的軍隊。羅馬軍官盲然前進，在特西密那斯湖（Lake Trasimene）附近，陷入重圍，被漢尼拔殺滅，死了四萬人。